

## (十一) 心智之戰

金天滿踏著一條小路，走向一個深谷，兩旁是陡峭的山崖，佈滿嶙峋怪石，不時從隱蔽的山石後飛出幾把亮綠色的鬼火，竟在大白天閃動着刺眼的光芒。金天滿沒有去看那些鬼火，雖然有些還會飛到很近的距離，然後爆炸起來，烈焰飛舞在金天滿的四週。走著小路的金天滿望著遠處的深谷，一步一步的走過去，他相信，只要肯向前走，走前一步，就會近了一步。只要有路，終會有走到的一刻。就算沒有路，人也可以走出一條路的。所有的路都是這樣走出來的。

X X X

「不過，只是一個人走，總是寂寞的啊！」

「況且，如果走錯了路呢？例如，走向地獄的路！」

X X X

素靈和小伙子感覺父親正走向煉獄的入口，裏面有著鬼哭神號的叫喊，驚懼恐怖的景象。素靈和小伙子一點都沒有動，是不能亂動的，心靈攻擊已經開始，每一吋的地方都有心靈力量把守著，已經封閉了退路。攻擊素靈和小伙子無疑是擊倒金天滿的最有力方法。那一個人沒有親情呢？人類歷史上寫滿了被親情擊倒的例子。

金天滿知道素靈和小伙子是全盤戰畧中的弱點，自己離開，弱點就更明顯。但弱點可以稍為裝飾，成為陷阱。面對強敵，只有團結力量，不論分裂或分散，都會削弱防線。心靈力量應該不要離開素靈和小伙子，要靜靜等候機會去伏擊以為擊中自己一方弱點的敵人主力。但敵人會不會同樣利用這個陷阱呢？

看起來排山倒海非常強悍的心靈力量，包圍了素靈和小伙子，亦彷彿預測到佈下的伏擊，所以並不急於發動主力，它慢慢收窄包圍，防守得無懈可擊，除非有超過它十倍的力量，否則無法可以突破它的防線。

金天滿沒有佈下心靈埋伏，那邊的素靈和小伙子也不是真實的，只是用來拖住敵人的主力。他們三個人一開始就踏向那個「深谷」，安德生等人一定被困在那裏。

X X X

「那是走向地獄的路！」

X

X

X

亦利亞多、格爾和整個隊伍，看著電腦影象屏顯示的數據，知道心智防衛的能源逐步下降，但心智探測掃描器尚未能找尋到心智力量源，也就似乎不可以作出有力的還擊。

格爾心裏想道：「我們擁有攻擊心智力量的武器嗎？」

格爾當然知道車隊並沒有特別的武器，可以確實擊破心智力量。不過車隊裝備有幾樣很新穎的武器。這些武器現在受到心智防衛屏的保護，不會受到對方的控制或破壞。亦利亞多認為在適當時機發射這些武器攻擊使用心智力量的人是唯一可行的戰術。但是，如果找不到對方的位置，向那裏發射呢？

攻擊發生後不久，格爾和亦利亞多發現了有另外一股不同類型的心智力量加入了戰圈。這股心智力量是較弱的，並不敢於硬碰敵人，而只是迂迴曲折地和敵人作戰。這股心智力量牽制了敵人，減低了對車隊的壓力。亦利亞多和格爾都覺得鼓舞，每個人更全神貫注戰情，伺機而動。

X

X

X

當那股圍剿素靈和小伙子的心靈力量接觸兩人時，不單只素靈和小伙子頓然消失，那股心靈力量亦在那一剎那間變得無影無踪。金天滿沒有留下兒子和女兒，沒有佈下心靈埋伏，但敵人亦只是假裝將主力部署在那裏，真正的主力是否正在等候金天滿，以逸待勞。

金天滿已經到達那個深谷，一個由心靈力量構成的深谷。為甚麼是一個深谷？那代表了甚麼？代表了圍困？代表了易守難攻？代表了易入難出。還是，這就是敵人的心靈印記。要不要進去呢？敵人的主力沒有被引開，究竟在甚麼地方？是不是在前面？還是正在對付亦利亞多呢？

X

X

X

芬麗絲正被妒忌和仇恨的心智力量攻擊。那是人類最負面的情緒，不論原始的人類，或號稱文明的現代人，除非對目標沒有感情，否則極容易被引發出妒忌和仇恨。自然做成人際關係的極大破壞，甚至殺傷寶貴的生命。

芬麗絲一生只有安德生一個男人。

她依然清晰地記得初次遇見安德生的情形。安德生正陪伴父親在整理前園的花草，他拿了幾枝豔紅色的玫瑰花，還去了刺，放在一個小瓶內，送給剛搬來的鄰居小女孩。芬麗絲是個棄嬰，在孤兒院長

大，五歲時才被領養。除了養父母送的東西，這是她人生的第一份禮物。小芬麗絲好小心地照顧著那瓶玫瑰花，直到花瓣一片片掉下來。她拾起每一片乾涸了的花瓣，收藏在一個小盒子內。

小芬麗絲是個貌不出眾，沈默寡言，又不會逗人喜愛的小女孩，養父母總覺得不能理解。不久，養母因為汽車意外受傷而斷了腳，養父兼起家務，又要悉心照料愛妻，自然疏忽了這個養女。

或許由於來自資源缺乏的孤兒院，芬麗絲沒有一般家庭孩子的嬌生慣養態度，她懂得珍惜，不會浪費，起居清潔整齊，雖然不多言笑，卻聽大人的說話。所以安德生的雙親很喜歡這個鄰居的小女孩。安德生更待她如自己的小妹，在學校和鄰里，都護著她。

芬麗絲養母出事之後，安德生的母親便經常到鄰家幫忙，值著聊天去開解女主人的抑鬱和煩燥不安，又指點芬麗絲幫忙普通的家務。安德生的父親勸說他們週末和假日，一塊去郊野或安德生家的龐大農莊消磨時間，不要呆在家裏發愁。兩家人因此漸漸便成為好朋友。

關懷和愛心逐漸洗滌芬麗絲在孤兒院養成的孤僻性格。她漸漸長大，人也越來越漂亮，自然招惹很多男孩子的追逐，不過所有人都看得出來，芬麗絲對安德生是情有獨鍾的。只要一看她和安德生一塊時才綻放出來的，像玫瑰盛開的笑容，其他男孩子只好知難而退。在另一方面，雖然安德生面貌並不出眾，但長得高大結實，朝氣勃勃，樂於助人，更有領導才能，也沒有其他男孩子敢於挑戰他。

踏入高中不久，噩耗傳來，安德生媽羅患一種少有的遺傳疾病，健康每況愈下，眼看不治。兩家人因此都像墮入了愁雲慘霧。芬麗絲的養母這時已習慣了斷足帶來的不便，反過來和芬麗絲一塊照顧和安慰安德生媽。

一個秋天週日的下午，安德生媽的精神較好，她願意支開了丈夫和兒子去買東西，然後叫芬麗絲扶她坐到輪椅上，然後推她到外面的陽臺，並叫芬麗絲坐在對面，告訴她一些她當時無法了解的事情。

「芬麗絲，妳知道我和安德生伯伯都是印地安人呢。」

「嗯。」

「我們的原居地本來是在中美洲的危地馬拉，我們的祖先也不知在那裏居住了多少個世代。有很多馬雅人住在我們的週圍，但族例禁止我們跟他們交往。傳說馬雅人是古怪和神異的，我們又何常不是呢。西班牙人來臨之際，殺了很多人，我們族人被迫遷居到其他美洲的地方。不過那時候，剩下來的族人的數目已經不多了，妳知道是甚麼原因嗎？」

芬麗絲搖了搖頭。

「那是因為不知道在甚麼時候開始，我們的部族就規定要同族通婚，漸漸很多孩子都長不大，而成年人則往往染上怪病，人口便也越來越少了。所以我的這個病也是意料中事的。」

芬麗絲害怕地說：「您是說有一天，安德生伯伯和安德生也會染上惡疾？」

安德生媽安慰芬麗絲說：「也不一定的，我的爸媽都活到六十歲開外。」她喝了一口茶，思考了一會兒，才續續說道：「我是想告訴你，就算同族通婚不是族例，我們部族中的男女孩子根本就不會和異族孩子要好的。我想，並不是他們不想和其他民族的孩子交好，而是同族男女孩子會更能吸引對方，令他們不能自制。」

「但是為甚麼安德生會這樣喜歡我呢？」

「這就是為甚麼我要講述以下的一件事情，妳靜靜地聽我說下去！」

「我們的上一代接受的是現代科學教育，所以極想破除這個同族通婚的惡習。所以，你的安德生伯伯在小學之後，便舉家遷離部族的習居地，為的是希望他能認識其他的女孩子。而事實上，在大學時，他認識了一個她很喜歡的白人女孩子，大家亦情投意合，並打算在畢業後結婚」。

芬麗絲正想發問，安德生媽已經示意，她會繼續說下去了。

「不過世事無常，畢業前一個學期，你的安德生伯伯一家回到部族居地，參加祖母的葬禮。那一天是我初次見到妳的安德生伯伯。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卻依然深深烙在腦海裏。」

安德生媽面上露出滿足和回味無窮的笑容，繼續說道：「詳細的我不跟妳說了，總之我們是一見鍾情，幾天之後，就已經難捨難分。這幾十年來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你的安德生伯伯絕不是一個貪新忘舊的人，我也並不比他所鐘情的女朋友漂亮和善解，這都一定是因為我們的遺傳基因裡埋有一種特別的基因，發放成為可以互相吸引的特質吧。」

「雖然你的安德生伯伯並不能自我控制對我的愛，但他的心裏卻非常矛盾，他不敢再面對鍾情的女朋友，故所以也沒有再回去了。這件事令到他一生人都非常內疚，我們真對不起那個女孩子。」

「我們的這一段婚姻和戀情，令到族人知道，同族通婚並不是一種習俗和規例，其實是一種古怪的『生理』上的需要。如果要部族生存和延續下去，就一定要遠遠地分居了，不能再集居在一個地方。」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這一部族人只剩下幾個家庭罷了。」

「最初我們並不敢於去生孩子，因為怕會遇到夭折和殘缺。但是年紀漸長，最終我們還是抗拒不了有個孩子的誘惑。我們三十多歲才生下了安德生，非常幸運，安德生非常健康，並沒有一絲的缺陷。但跟著而來的憂心，便是他將來的婚姻，當他長大之後，遇到同族的女孩子，便會不期然地愛上她，所生的孩子就不一定健康和順利了。」

「經過討論，我們三個有孩子的家庭只好分手，離開集居地，各奔東西，為的是孩子們將來的幸福。」

說到這來，安德生媽停了下來，注視著芬麗絲，看她是否明白她講述這件事情的意義。但是由於年紀還少，芬麗絲並不能夠即時了解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憂心。

「芬麗絲呀，我們的部族雖然沒有幾個人了，又分散到不知名的地方。但世間的事難料，而且往往喜歡作弄人。我恐怕有一天安德生會遇到同族的女子，那時，無論他是多麼愛妳，也不能控制自己了，妳就會受到無情的傷害啊！當然，安德生也不會好過，就算他明白真相，也會像他父親一樣，只會一輩子自責的，並不能夠回到妳的身邊。」

這時候，安德生媽停了下來，欲言又生，眼中露出求懇的神色，不過最後還是沒有再說下去。

幾天之後，安德生媽終於離開了人世。

少女時期的芬麗絲當時並不完全明白安德生媽的意思，後來安德生在危地馬拉的事情發生後，她追憶當日的一切，才了解一個垂死媽媽對孩子的切身關懷。或許這種事永不發生，但回光反照的垂死媽媽仿佛擁有異類的洞察力，她告訴芬麗絲，不單只希望有助於芬麗絲可以較容易治療一旦特然發生的感情創傷，而深藏內心的請求是希望芬麗絲能夠幫助安德生原諒他自己的過錯，不會像他父親一樣，一輩子帶著內疚。不過她終於沒有說出來，對於一個善良的少女，這個請求是過份和苛刻的。解鈴還需繫鈴人，他的兒子應該主動請求寬恕，否則，愧疚會跟著你一輩子，永不會放開。

「事情真的發生，我可以做些甚麼呢？」

安德生媽攤開雙臂，芬麗絲伏在她的懷抱裏，流下不知為甚麼會流下的眼淚。時日無多的母親掃著芬麗絲銀白色柔軟的長髮，用安慰的語氣說道：「傻孩子，不會發生的，你們會幸福，我的靈魂都會祝福和看顧妳，妳要快樂地過日子，答應我！」，

芬麗絲點著頭，快要哭出來，她的淚水印濕了安德生媽的衣衫。安德生媽遙望著遠山那落了葉的林木，眼睛也被淚水弄得模糊。這個時候，那邊的天際灑下第一片夕陽的豔彩，將整個西向的陽台包裹著。

X X X

善良或許抵抗不了強暴的傷害和殺戮，但是強暴亦無法征服善良的心靈，改變其本質。不知名的心智力量正在強攻芬麗絲。芬麗絲不是甚麼「聖女」，她一生犯過無數錯誤，甚至在戰爭中殺傷無辜的平民，但基本上她有一個普通人的善良的心，對安德生有無條件的愛，不需要靠甚麼遺傳基因產生的原始特質，那是一種人性間的真愛真情。妒忌和仇恨無法在芬麗絲的心靈裏產生共鳴，無法挖掘出芬麗絲的負面情感，擴大和投射到安德生的心靈裏面，從而控制和征服安德生的心智。

不是因為芬麗絲有強勢的心智，只是因為用錯了方法，所以不能擊倒芬麗絲，形成了僵持的局面。而當局者迷，攻擊者並不能即時發覺。不能擊倒一個毫無心靈力量的「弱質」女流，那是一種恥辱，所以源源輸出心智力量。

金天滿已經感覺到這種變化。不單只是金天滿，安德生亦開始有所感應，從芬麗絲處投射過來的情緒，沒有怪責，仇恨和報復，只有真愛，包容和善解，這有助解開加於他的心靈禁制。不同於芬麗絲，安德生來自一個擁有堅強心智的印地安部族，心智力量可以輕易在物質層面上征服他，但想控制他的心智，搜索他的記憶，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事前，攻擊者並沒有預測會出現如此的結果，他以為可以極容易解決安德生等人的，但卻被膠持著。當亦利亞多和金天滿加入戰團，攻擊者就有點進退兩難了。如果當時它即時抽掉加於芬麗絲和安德生的心智力量，是可以用全力一擊打倒金天滿的，然後解決亦利亞多。但是，它已經感受到安德生的「隱性」心智力量，並擔心即時撤走心智力量可能受到安德生的反撲，它希望先打倒「較弱」的安德生。當然事實上，安德生的心智力量是守護性的，並不能攻擊和威脅他。攻擊者卻暫時沒有發覺。

攻擊者佈下了許多疑陣，不單只令到金天滿感到迷惑，亦利亞多亦束手無策。可是，這些疑陣是用心智力量佈置的，當攻擊者過度對安德生和芬麗絲施放這種能量時，心智陣勢就出現漏洞。金天滿立即有所感應。但他不能不猶疑，恐怕這是另一個敵人佈下的陷阱。

猶疑不決往往在戰役中是致命的，因為時機稍縱即逝。

X X X

安德生的自覺性越來越強，他突然從「惡夢」中驚醒過來，並很快明白他正受到心智力量的攻擊。安德生看到芬麗絲昏倒在對面的椅上，心裏焦急，立即從椅上彈跳起來，並一聲大喝，叫出芬麗絲的名字。

安德生能夠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從心智控制中解放出來，令到攻擊者大為震驚。金天滿立即有所感應，肯定這不是攻擊者佈下的誘敵之計，他立時發放兩個心靈訊息，並同時作出全力一擊。

攻擊者的震驚為時極短，他發覺安德生並沒有在心智層面上反撲，立即明白他其實不具備這種能力，亦知道自己在戰陣上犯了嚴重的錯誤。心念一動間，攻擊者已經收回所有用於心智控制的力量，另一股心智力量卻閃電一樣將安德生的身體捉住。這時安德生的大喝聲已經震醒了芬麗絲，她看見安德生在痛苦地掙扎著，像和一隻無形的野獸搏鬥著，面上肌肉變形，身體不停倒退，同一時間一聲巨響，安德生身後的車廂突然破開一個大洞，射入耀眼的強光。芬麗絲不能不緊閉雙眼，但她知道安德生即將被抓出車廂外，不及思索，整個人就飛身撲向安德生，雙手抱住了安德生的身體。一接觸安德生的身體，一種萬箭穿心的痛苦立即傳了過來，芬麗絲慘叫一聲，痛昏過去，但雙手始終沒有放開安德生。

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金天滿的心靈力量已經攻到，素靈和小伙子亦合力截住那股抓住安德生和芬麗絲的無形神力，雙方短兵相接，進入了生死拼鬥的地步。敵人實力太厲害，金天滿三人依然處於劣勢。安德生喘過一口氣，見到芬麗絲雙目緊閉，臉色變得藍青色，呼吸微弱，奄奄一息，他內心苦痛到了極點，一股洪濤怒火衝出心靈，轟向車廂的破洞外面。這時，亦利亞多的反擊亦及時「殺」到。

接近黃昏，金色的夕陽灑遍整個粟米田野，這場心智大戰終於落幕。憔悴的小伙子扶著面色蒼白的老爹金天滿，素靈救出了依然昏迷的雲生和安遜，非常疲倦地靠在小車旁邊休息，安德生僵立著，依然緊緊抱著生死未卜的芬麗絲。遠處亦利亞多和格爾走出車廂，深呼吸著這田野的清新空氣，向著金天滿和安德生走過去。